



《小学语文阅读文库》
第六辑 第八册



YÁNG QĪ LÁNG
CHUǎNG YÍNG JIÙ ZHǔ

杨七郎 闯营救主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PDG

于氏义园读文库

第六辑 第八册

杨七郎闯营救主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小学语文阅读文库

第六辑 第八册

杨七郎闯营救主

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编

•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国营五二三厂印装

•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39,0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6,200

书号 7012·01070 定价 0.36元

说 明

为配合小学语文教学，提高小学生阅读能力，我们编辑了一套《小学语文阅读文库》。这套《文库》分十二辑，每辑十册，共一百二十册；每一辑供一个学期使用。

《文库》第六辑是供三年级第二学期使用的。这辑选编的故事适合三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语言浅近，情节生动。每篇故事都配有题图和多幅插图，难字夹注汉语拼音，个别生僻的词语附有注释。其中部分内容还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朗读，制成录音磁带，可用于指导朗读，帮助学生学普通话。

参加编辑本辑《文库》的有：何慧君、陈国雄、张葵、崔峦，审订者是刘国正。

杨七郎闯营救主

呼延赞雄州①搬兵

宋王被困在幽州②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出主意，叫皇上写血书搬请杨家将。血书写好了，又愁无人送出去。因为辽兵围城，闯营搬兵不是容易事。两个人正念叨该派谁去呢，忽然门外有人高喊：“末将愿往！”话音刚落，帘子一挑，从外边走进一员老将。此人身高九尺，肩宽背厚，面似锅底，粗眉环眼，鼻直口方，花胡须撒满胸前，头戴四块瓦的乌金幞（fú）头盔，身穿乌金甲，大红中衣，牛皮战靴，佩带绿鲨鱼皮鞘（qiào）的腰刀，显得威武雄壮。此人是铁鞭王呼延赞。呼王爷也是河东名将，开国老臣。这个人心直性耿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虽然有些粗鲁，打仗可非常勇敢，和杨继业交情极深。

①雄州——在今河北省雄县、容城一带。

②幽州——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。

天子赵光义一看是呼王爷，脸上掠(luè)过一丝笑容。八王说：“刚才我与万岁商量退兵之策，想派人去雄州搬请杨家将，正愁没人能闯营送信。你来的正好，辛苦一趟吧。”呼王一听，把眼珠子瞪起来了：“什么，请老杨家？”“对。”“我不去。”“怎么？”“万岁，你我老君老臣的，我说话你别挑眼。太平时节，老杨家被你贬(biǎn)出京城；遇难了，你又去请人家卖命。人家怎么了？要是我，我就不干！”赵光义低下头，一声不吭。八王说：

“呼王爷，万岁已知道对不住杨家，决定让杨家官复原职。刚才又写了血书，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。”“我请不来，叫潘仁美去吧！”八王说：“呼王爷，搬请金刀令公杨继业非你不可，呼、杨两家交情重，凭你面子，又有血书，一定能请来。”“那，我就试试吧。”“老王爷，闯营要小心，别丢了血书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呼王爷把血书放在护心镜里。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，告诉他呼王爷搬兵去了。潘仁美满心不乐意，可是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没退兵之法。



高琼和石延超来了，帮呼王收拾东西。呼王顶盔披甲，为防中箭，又带上隔面具，只露着眼睛和鼻孔。战马也挂上甲叶子，戴上牛皮做的蒙头具，摘下威武铃，把马蹄子包上棉花。二更天，呼王要动身，八王不放心：“你出哪城？”“南城。”“南城可是韩昌的大营呀！”“没事，看得越紧越好走。”“呼王，一定把杨家将请来！路上小心。”“请放心！”军兵偷偷开了城门，呼王爷背着打将钢鞭，手拿鍔铁皂缨枪，悄悄出了城。往前一看，全是敌

人连营。往远看，灯光象萤火虫那么大。呼王爷挺枪跃马，直奔番营。城下空地是战场，一马平川，番兵早看见了。离营近了，哨兵高喊：

“你是谁？”“我。”边答应边往前走。“别走了，再走就放箭了！”呼王不听那套，大声喊：“别放箭，自己人。”边答应边到近前，等番兵看明白也晚了。老王爷伸手“啪啪啪”几枪捅（tǒng）死几个，紧接着，策马直向兵营里冲。前边是第二道岗哨，番兵刚一拦，被他一阵乱打，闪开了道路。前边又到了壕沟，“啪啪”用枪挑开鹿角丫叉，奔大营而去。守营军兵早看见了，一弄开弓放箭。呼王用丈枪撻打雕（diāo）翎，闯进营中，奔左营道。

这时，正是番兵睡觉的时候，呼王爷冲进去了。大辽国无帅韩昌，正和肖天佐、肖天佑喝庆功酒。因为围住中原皇上，再有几天粮食断了，不打自灭。突然，番兵报：“宋朝南蛮①出城闯营来了。”韩昌说：“准是去搬兵的。真要把兵搬来，咱们前功尽弃，拦住他！”

①南蛮——辽人对宋人侮辱性的称呼。

说完，忙披挂整弁，叫人备马招叉。等他出来，军兵说早已杀进去了，后边追了一阵也没追上。呼王爷拼命了，在番营横冲直撞，也不知道杀了多大时辰，冲过番营也不停留，直往前跑。待天发亮，看看四下无人，才下战马，把马带的膈面具和甲叶子摘下来，解开马的肚带，让马休息，自己也打开水葫芦喝点儿水，喘口气。歇了一会儿，辨认一下方向，直奔雄州。

到了雄州，来到知州衙门门前，忙问军卒（zū）：“奎力令公杨继业在这儿住吗？”军兵没等说话，从里边出来个黑大个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谁找我爹？”呼王一看，这个人比自己个子高半头，一脑袋头发高挽牛心发纂（zhuān）；方面大耳，面似铜钱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一对大豹子眼黑白分明，满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象半截黑塔一样。呼王爷认出是七郎杨延嗣（sì），便乐了：“七贤侄（zhì）呀，叔父到了。”

自从七郎在京城力劈潘豹，被贬出京城，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来到雄州。这个滋味不好

受，有能耐不用你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到了雄州，见了副知州夏伯成，他把杨家父子接到府里。他对待父子九人挺好：“缺什么少什么，说一声，没事也不用到衙门去，一切由我照料。”令公很感激。他告诉几个儿子：“你们是罪臣（chén），被贬雄州，办事须小心。”对七郎，老令公提着耳根子告诉他：“别随便出去，小心惹祸。”叫六郎跟着，不离左右。七郎也知道，平时哪儿也不去。哥儿几个在一块练枪法，这可把七郎憋坏了。今天，七郎正想出府门转悠转悠，刚到门口，正遇上呼王爷。见他风尘仆仆，浑身是血，开始，没认出来。老王爷一应声，七郎乐了：“王叔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可想死我了。”他这一喊，里边听见了，六郎延昭尾追出来，看见呼王爷，连忙磕头：“叔父大人，一向可好？”“好，好！就是差点儿见不着你们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一言难尽，我累坏了，有话到里边再说吧！”仆人牵马，呼王进院，问：“你父亲呢？”“在后边书房看兵书呢！”六郎说，“叔父慢慢走，我先给爹爹送信！”

等呼王爷到了书房门前，老李公在台阶上站着呢，他头戴软相巾，身穿团花蟒（chǎng），手捻（niǎn）须髯（rán），出来接客了。呼王爷来了：“老哥哥，我们天天在枪刀林里过日子，你倒挺好，看你这身穿戴，我都认不出你来了。”“贤弟啊，你真想死我了。朝廷一别，今日在这里见面，真是难得。”“要没事



还见不着呢！”说完携（xié）手挽腕，进了书房。书童帮呼王爷脱下甲冑（zhòu），洗洗

膳，下边准备饭菜。

这时，太郎、二郎、三郎、四郎、五郎、八郎全来了，把呼王爷围在当中，问长问短。这个问：“我们离京这么长时间，京城变样没有？”那个问：“您从哪来？”令公说：“这屋太小，坐不下，到院中喝茶。”院子不大，有几棵树，树下有石桌石凳。这都是令公来了之后安排的，每到晚上爷儿几个坐在院里，谈古论今。呼王说：“老哥哥，你在这里挺清闲，前敌打仗知道不？”“知道。潘太师用兵如神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直捣幽州。”

“最近呢？”“没听说。”“唉！”呼延赞把皇上幽州被困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：“现在万岁愁得吃不进，喝不下，命我来雄州请你，现有血诏（zhào）在此，请接旨（zhǐ）。”说完，把血诏拿出来。令公一听有圣旨，连忙摆开香案，跪倒接旨。呼王爷不认字，念不了：“给，你自己看吧！”令公打开一看，白绫（líng）上是用血写的字，上写“金刀老令公父子见诏，朕①（zhèn）被困幽州，断草绝

①朕——皇帝自称，是“我”“我的”意思。

粮，堪堪待毙 (bì)。望杨爱卿 (qīng) 念君臣之情，见诏速发救兵，救朕脱离险地，以解幽州之困。钦 (qīn) 此书诏。太平兴国，某年某月某日。令公看完，把诏书供起来，沉思不语。呼王爷说：“万岁传四藩，老哥哥官复原职，不知何日起兵？”令公没言语，可乐坏了七郎杨延嗣：“咱们没罪了，还叫到前敌打仗，太好了。”杨七郎一提打仗，连眉毛都竖了，心想：上次我劈了潘豹，给爹惹了祸，这回我得立头功，早日班师回朝，看我娘去。韩福呀！难道你项长三头、肩生六臂？敢进犯中原！问问黑老七答应不答应？不行，我得先走，杀个痛快，如和哥哥们一块去，功劳全叫他们立了。想到这儿，他退出来了，到自己屋拿出盔甲，穿戴齐整，取下丈八蛇矛，到马棚牵出战马，到府门外，上了马，打听明白道路，急奔幽州。人急嫌马慢，“啪啪啪”马上加鞭，马要飞起来了。一路上，人不吃，马不喂，一心早到幽州解围。离芦沟桥①不远了，就听“咚”一声炮响，出现三百番兵。当中一

①芦沟桥——在北京市西南郊。

员大将，盔明甲亮，胸前狐狸尾，脑后雉（zhì）
鸡翎，三十多岁，面似冬瓜皮，手持一条金
棍，挡住道路。小南蛮，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“我乃老令公杨继业的七儿子杨延嗣，你是什
么人？”“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梁兴州。”
原来芦沟桥没人把守。因为呼延赞调营搬
兵，韩昌才派梁兴州把往这座桥。梁兴州一听
是老杨家人，一楞神，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力八
杆枪的厉害。“杨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救
驾来呀，快闪条道！”“你过不去呀，着棍！”
大棍泰山压顶一砸，七郎蛇矛大枪往外一崩，
“当当当”那一条棍差点儿出手。七郎大枪往
里一进招，梁兴州想躲也躲不了啦，“噗哧”
一声，从软肋（hēi）扎进去，一翻腕子，挑到
马下。三百儿郎吓得往幽州大营跑。七郎随后
追上去呀，他往远处望去，营盘挨营盘，帐篷
挨帐篷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他不认方向，见营盘
就闯。马往前奔，挑开鹿角丫叉，战马腾空而
起，跳过战壕，大枪使开了，番兵粘王死，碰
土亡。往左一扫，打倒七八个；往右一划拉，
趴下十来个；往前一扎，象穿糖葫芦一样穿倒

俩。见帐篷，用枪一挑，来个大翻盖；见马棚，拆马棚，踩坏不少帐篷，直奔幽州。

杨延嗣闯营救主

杨七郎枪挑梁兴州、马踏芦沟桥，过桥不远就是辽国营盘。离老远就有辽军高喊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七郎带马往远处眺望，见幽州城周围全是帐篷，营挨营，帐篷挨着帐篷，马号挨着马号，大旗象高粱花子，小旗密如牛毛。七郎想：从哪儿冲呢？干脆，冲到哪儿算哪儿吧！七郎两脚点镫（dèng），双手拧枪，奔营盘杀来。人如猛虎，马似欢龙，“叭叭”挑开鹿角丫叉，飞马冲过战壕。北国兵将过来拦阻，七郎大喝一声：“杀——”声若巨雷，吓得军卒扭头就跑。胆大的刚一举刀，七郎大枪一磕，刀出手了；军卒一拥齐上，七郎大枪抡开了，象纺线车轱辘一样，呜呜直响，谁也不敢过去。头道营、二道营，杀到三道营，“咚！”一声炮响，番兵立刻不乱了，各就各位，当中闪开了一块空地。七郎刚想冲过去，一队兵马横住了去路。白色大旗空中飘摆，护旗官、护

旗兵一百多人，当中一员大将：胯下骑黄膘（biāo）马，手使勾楼古月象鼻子大刀，姜黄脸膛无胡须，金盔金甲紫战袍，两边大都督有十几个。黄脸番将高喊：“小南蛮，单人独骑敢闯连营？胆子太大了。”七郎一带马：“没胆子就不来了！快给七太爷闪条道，不躲道可扎死你啦！”“你是谁？”“你是谁？”“天庆梁王是我的姐夫，肖太后是我的姐姐，我乃右军元帅肖天佑！”“我乃天波杨府的杨七郎。”“杨家将？”“不错。”肖天佑想：杨家被贬，怎么又出来了？杨家一来，我们非输（shū）不可。但，他却故意说大话：“杨七郎，投降吧！你们皇上早死在城里了。”“胡说，看枪！”杨七郎一颤手中丈八蛇矛，奔肖天佑前心就刺。肖天佑把大刀立起来，刀头冲上，刀杆冲下，抓两头往外一架。这招叫怀里抱月，“当！”磕出大枪。肖天佑随手抡起大刀，奔七郎斜肩带臂劈下去，七郎闪身躲开，用枪轻轻一拨，枪尖顺刀杆过去，直穿肖天佑的虎口。肖天佑吓一跳，抽手一愣神，七郎丈八蛇矛枪奔小肚子扎下来，低了点儿，在肖天佑的

左大腿根“崩”就扎了一枪，差点儿把骨头戳上。肖天佑疼痛难忍，拨马败下阵去。杨七郎跃马擎（qíng）枪，从后边杀过去。

旗倒兵散。将一败，当兵的“哗！”败下去。七郎象虎趟羊群，转眼杀透重围，来到幽州城下，这才松口气。战马到护城河边上，冲城头高喊：“守城军兵，快往里边送信，就说俺杨七郎闯营报号、解围来了。”杨七郎看见城头军兵真高兴呀！下坐骑戳枪拴马。城头军兵也乐坏了：“原来是七将军呀，我们说呢，谁这么厉害？您等会儿，我们给潘元帅送信去。”

番营一乱，早有人给潘仁美送信了。潘仁美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不用管他！”一会儿军卒又报：“杨七郎到西城下，要进城。”潘仁美听了一皱（zhòu）眉，探马一走，潘仁美合计：杀子之仇至今未报，今天他又马踏番营来救圣驾，这功劳尽成他们老杨家的了。我何不略施小计，累死杨七郎，替我儿子报仇？想到这里，忙在他二儿子耳朵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潘虎听了，一惊：“爹，这可够缺德的呀！杨